

巴基斯坦政治動亂及其代價

沈鈞傳

一、前言

巴基斯坦人民黨(Pakistan People's Party—PPP)領袖貝娜齊爾·布托小姐(Ms. Benazir Bhutto)自今(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從英國流亡歸國以來，在短短四個多月期間，所到之處無不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支持，頗有繼艾奎諾夫人在菲律賓賓造成政治旋風之後，在亞洲造成另一次政治風潮的趨勢。布托小姐爲巴基斯坦前總統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之女。當一九七七年齊亞·哈克(Zia ul-Haq)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由布托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PPP)政府後，布托即因謀殺政敵之罪名，被判處死刑並於一九七九年吊死。此後，巴基斯坦人民黨就在布托小姐的領導下，在國內展開推翻齊亞·哈克軍事政府的政治運動。可是齊亞·哈克執政以來，立即宣佈戒嚴令，在全國實施軍法統治，不僅人民的基本自由受到限制，各政黨也不得進行政治活動。因此布托小姐多年來，在巴國所進行的政治復仇運動屢遭挫折，自一九七七年以來，她大部份的青春，都在監獄中渡過，或者被軟禁在克拉蚩家中，直到一九八四年初，才獲准前往倫敦流亡。在此期間，她和巴基斯坦人民黨在倫敦的流亡領袖們因意見不合而爆發派系衝突，在倫敦無法見容於她父親執政時代的巴基斯坦人民黨的元老，但是又不得回國重新領導國內的政治運動。

去年七月十八日，貝娜齊爾·布托小姐的幼弟納瓦茲·布托(Narwaz Khan Bhutto)在法國豪華套房中神秘死亡^①，此事無形中增加了布托小姐對齊亞·哈克的懷疑與猜忌。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英倫流亡已達十九個月的貝娜齊爾·布托小姐獲准護送其幼弟遺體返國，當時聞風前往機場的羣衆達十萬之衆，軍隊與民兵遂在機場八公里半徑範圍內設置障礙，以阻止羣衆前往

註①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ly 20, 1985.

克拉蚩機場迎迓^②，布托小姐在感動之餘，無形中更增加了她從事「人民革命」的信心與信念。布托小姐在該次返國之後，誓志領導巴基斯坦人民黨恢復民主政治，並號召民衆起來反抗齊亞·哈克的軍事統治。巴基斯坦政府面對布托小姐所帶來的政治衝擊，終於在她安葬幼弟返回克拉蚩時，於八月廿九日以公然違抗戒嚴令、發表政治演說的罪名而予以逮捕，並判軟禁九十天^③。布托小姐在軟禁期間要求當局准予離境，不久就獲得齊亞·哈克的批准，並於十一月四日返回英倫，繼續其流亡生涯^④。

近年來，巴基斯坦外受伊朗回教什葉派革命和阿富汗戰爭的衝擊；內受少數民族自治的要求，以及巴基斯坦人民黨根據地，同時也是布托家族家鄉的信德省的疏離傾向；而美國國會自由派議員，更一再施加政治壓力，要求齊亞·哈克總統早日恢復議會民主，廢除戒嚴法，開放黨禁。在此多重衝擊與壓力下，齊亞·哈克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首先，巴基斯坦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間舉行公民投票，絕大多數選民贊成齊亞·哈克繼續連任五年總統；一九八五年二月，復舉行國會選舉，雖然受到十一個小黨所組成的「恢復民主運動」(The Movement for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聯名抵制，但選舉結果仍使居內久(Mohammad Khan Junejo)所領導的巴基斯坦回教聯盟(Pakistan Muslim League)獲得國會多數議席而出任總理，並使齊亞·哈克總統仍可掌握實權。

居內久出任總理後，爲了獲得國會議員的信任，曾暗示新政府將儘快廢除戒嚴令^⑤。其後巴基斯坦國內反對黨的叫囂以及間歇性的政治動亂，更迫使居內久總理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慶祝巴基斯坦獨立卅八週年的紀念會上，宣佈將於年底正式解除戒嚴令^⑥。這項政治性的諾言，雖然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如期兌現，但是齊亞·哈克總統仍然兼掌陸軍參謀長之職。所以當布托小姐於今年四月結束流亡返國以來所造成的風暴，可能演變成菲律賓柯拉蓉式的「人民革命」聲勢，並可能危及巴基斯坦內部安定之際，齊亞·哈克和居內久總理終於再度施展鐵腕，於八月十四日採取鎮壓行動，逮捕布托小姐及「恢復民主運動」各黨派的政治領袖。這一場爲期四個多月的政治運動雖然已暫告平息，布托小姐等政治領袖也已獲得釋放；但是這一年多來，齊亞·哈克和居內久所共同建立起來的民主形象已遭破壞，未來六年的美國軍經援助計劃，也可能在美國衆議院受到某種程度的阻撓。今後巴基斯坦政府除了要面對布托小姐爲首的「人民革命」式的羣衆運動外，還要應付日益增強的少數民族分離運動及回教派系衝突，特別是伊朗和阿富汗什葉派回教革命派的活動，更不可掉以輕心。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ugust 22, 1985.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ugust 31, 1985.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ember 5, 1985.

註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25, 1985.

註⑥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

二、巴國反對派勢力的崛起

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當時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齊亞·哈克將軍領導陸軍，完成了該國獨立三十年以來的第三次軍事政變^⑦，推翻了布托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政府。翌日，齊亞·哈克宣佈戒嚴令，解散內閣、國會和四省省議會，但是一九七三年的憲法仍然受到尊重。他在廣播中還向全國人民保證，三個月後將舉行大選，把政權交給文人政府。可是這一諾言不僅遲遲未能兌現，而且齊亞·哈克爲了打擊國內的反軍事統治浪潮，竟然不顧國內外輿情的壓力，於一九七八年將深受人民愛戴的布托，以謀殺政敵之罪名判處死刑，並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在獄中予以處決。這一無情的政治悲劇，不僅引起巴基斯坦各政黨的一致哀悼與同情，而且也充分暴露了軍政府兇惡的本質，從而種下了政治衝突的種子。

齊亞·哈克政權在不斷地受到羣衆的反抗與挑戰之後，爲了鞏固其統治基礎，不得不根據戒嚴令，加緊鎮壓反對勢力。在過去將近八年的戒嚴時期，不僅一九七三年的憲法形同具文，各政黨的政治活動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布托被處決後，巴基斯坦人民黨在布托夫人和布托小姐的領導下，繼續在國內展開政治活動，試圖推翻齊亞·哈克政權。在此期間，布托的家鄉信德省一直是巴國政治動亂的一大根源。不過，這對母女經常受到監視，且大部份時間都被軟禁在克拉蚩的寓所，布托夫人經不起長時期的煎熬，終於因肺癌而退出政壇。布托的兩個兒子聯手在國外組織名爲「祖非卡」（Al Zulfikar）的恐怖組織。在阿富汗和敘利亞設有基地，專門訓練恐怖份子，試圖殺害齊亞·哈克及其有關的政治人物。一九八五年七月，布托的幼子納瓦茲·布托在法國神秘死亡，長子莫爾拉薩·布托（Murlaza Bhutto）也在同年十二月廿八日被軍事法庭缺席審判，判處十四年勞役。布托這一政治家庭各成員先後遭到不幸，使得布托小姐的精神深受打擊，幾乎難以支撐而需要藥物治療。布托小姐目前是布托家族在政治上碩果僅存的一絲復仇的火種，在巴基斯坦國內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可是她繼承了她父親的所有個性和缺點，亦即情緒喜怒無常，做事獨斷獨行，在政治上不能容忍異己，對人又難免狂妄自傲。所以當她於一九八四年流亡英倫期間很難和巴基斯坦人民黨的流亡成員們共商大計而造成派系鬭爭。不過，布托小姐在巴基斯坦國內却有很大的羣衆基礎，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巴國人民對布托家族的遭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人民在長期的軍事統治下，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衝擊，而把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布托小姐的身上^⑧。

註⑦ 一九五八年阿育布汗將軍（General Mohammad Ayub Khan）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米爾薩總統（Iskander Mirza）的文人政府，一九六九年雅亞汗將軍（General Yahya Khan）又推動了阿育布汗政權。

註⑧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The Times of India*, Sunday Magazine, Bombay, August 24, 1986, p. 4.

巴基斯坦政治情勢之所以動盪不安，除了布托家族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不斷要求廢除戒嚴令和恢復憲政常規外，地域觀念、權力分配和少數民族，也都是重要的因素。巴基斯坦全國分為四省——旁遮普、信德、卑路支、西北邊區。信德省是布托家族的故鄉，也是巴基斯坦人民黨的根據地。一九八三年的動亂，雖然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地方派系參與其中，但實際上應該是一種信德民族主義和馬克斯主義合流下的產物，其主要的口號是「建立一個信德人的信德」，帶有分離主義的色彩；其打擊對象則是早年來自其他三省而現在控制信德省內克拉蚩和海德拉巴兩大工業城市的統治階級；其幕後的主使者當然仍為布托小姐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及「恢復民主運動」的各黨派。一九八三年的反對軍人執政的不服從運動，前後在各地蔓延達一個多月之久，直到九月底才在大肆鎮壓和反對黨領袖紛紛被逮捕之後漸告結束。卑路支省由於和阿富汗與伊朗相鄰接，向有最為敏感地區的稱號。一九七三年至七七年間，卑路支人和當地親蘇學生發起游擊戰爭，企圖擺脫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後經軍警鎮壓，造成很大的傷亡，因此在感情上，卑路支省的人民對伊斯蘭瑪巴德政府始終存有相當程度的敵意。但自從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美國提供了大筆開發基金，協助卑路支省的農村開發工作，使貧戶受到救濟，所以情勢還算相當穩定。而且事實上，卑路支民族主義今天的最大弱點，就是卑路支人本身在卑路支省已是少數民族；近年來又流入七十五萬阿富汗難民，這批屬於普什圖族（Pustuns）的外來居民進入卑路支省後，使卑路支人的勢力更為削弱，對中央政府很難構成威脅。至於西北邊區省，目前的情勢相當混亂，左派的工農黨在城市發展組織並控制工會，在農村地區則全力爭取貧苦農民的支持。布托小姐的巴基斯坦人民黨在西北邊區省也獲有相當大的羣衆基礎。近年來，大約有二百萬阿富汗難民進入該省，增加了當地人的負擔，更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所以西北邊區省的普什圖人頗表不滿，當地的政黨對齊亞·哈克的阿富汗政策尤其不滿。

巴基斯坦各少數民族對於以旁遮普省人爲主的軍人當權派的不滿並非始於今日。自巴國於一九四七年獨立以來，信德人、普什圖人和卑路支人的民族主義份子一直希望獲得較大的自治權。去年這三省的少數民族組織聯合戰線，擬訂了一份憲法草案，要求調整政治組織。按照它們的共同構想，新的巴基斯坦應採聯邦制度，擴大各省的自治權，以滿足少數民族的實際需要。它們也向中央保證，各省絕對不要求脫離祖國，只希望獲得較大程度的自治權。至於國會的組織，它們希望四省的議員人數應該均等。最後談到軍隊時，它們認爲軍隊歸屬中央控制，目前的軍事架構與指揮系統應該重新調整。

這一構想在理論上頗爲冠冕堂皇，實際上則難免有點一廂情願。按照這一模式，中央與地方的和諧完全建立在絕對平等的架構之上，對於擁有全國六〇%以上的人口，以及全國三分之二財富的旁遮普省而言，顯然並不公平。因此，這一構想自然不會被旁遮普籍的官員和操有軍政大權的軍人所接受^⑨。可是，在全國各黨派齊聲一致要求廢除戒嚴令、恢復真正的議會民主、重新舉

行以政黨為基礎的全國大選的情況下，齊亞·哈克總統和居內久總理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年底解除了戒嚴令，恢復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各政黨也有條件的情況下，從事政治活動。布托小姐便是利用這一機會要求返回國內，執政當局自然難以阻擋。

三、「貝納齊爾」風暴下的創傷

今年四月十日，貝納齊爾·布托小姐結束在英倫的流亡生涯，冒著隨時可能遭遇不測的危險，返回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旁遮普省省城拉合爾市。她之所以不以自己的家鄉信德省省城克拉蚩作為下機地點，而選擇了拉合爾作為她回國從事政治運動的首站，顯然具有強烈的復仇意識和挑戰心態。布托小姐離開英倫的時候，就誓言要仿效菲律賓總統柯拉蓉·艾奎諾的作法，以「人民力量」來爭取領導權。當她抵達拉合爾時，熱情的羣衆十餘萬人，散佈在從機場到拉合爾港這一段約十英里長的路旁，以便聆聽她在拉合爾港發表的首次演說。一路上情緒激動的羣衆，除不斷地喊叫「貝納齊爾！貝納齊爾！」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外，並高呼反政府和反美口號。治安當局為了維持秩序，曾派出二千餘名警察，荷槍實彈，到處佈崗放哨^⑩。翌日，布托小姐在拉合爾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她將以和平方式奪取政權，呼籲齊亞·哈克立即下臺，並舉行新的國會選舉^⑪。其後，布托小姐領導下的羣衆運動，在各大城市次第展開，處處造成萬人空巷，給齊亞·哈克帶來很大的震撼。經過一連三週的活動，形勢如同滾雪球似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齊亞·哈克和居內久政權對於布托小姐的「人民力量」顯然保持著相當大的容忍，對於她的要求則嚴予拒絕。齊亞·哈克特別指出，國會大選應該在一九九〇年舉行，任何企圖改變政治制度的政治人物都是「心懷不軌」^⑫。當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訪問齊亞·哈克時，詢以如果情勢繼續惡化，政府是否會第四度宣佈戒嚴令？他表示有此可能，但說「我們無意這樣子做」^⑬。由此看來，齊亞·哈克對於布托小姐所發動的街頭羣衆活動自有一套應付之道。事實上，布托小姐的追隨者大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羣衆，巴基斯坦人民黨的若干領導人並未盲目的參與其事，其他由十一個小黨派組成的「恢復民主運動」也未全力配合，所以這股「貝納齊爾」風暴到了五月十日回教齋戒月開始之前，暴風圈已經過去，威力也大為減弱，菲律賓賓柯拉蓉式的「人民力量」並未在巴基斯坦造成肆虐。

註⑩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ongkong, April 11, 1986, p. 1.

註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ongkong, April 12-13, 1986, p. 2.

註⑫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ongkong, April 15, 1986, p. 1.

註⑬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19 June 1986, p. 28.

巴基斯坦人民黨，雖然是十一個小黨所組成的「恢復民主運動」政治聯盟的一員，但在整個聯盟中卻是一股相當重要的力量。布托小姐如果沒有其他小黨的全力支持，其「人民力量」不可能發生作用，至於要想推翻齊亞·哈克政府更是困難重重。六月廿四日當回教齋戒月即將結束的前夕，由十一個小黨所組成的「恢復民主運動」首次集會，希望就布托小姐的政治運動建立共識，以便在齋戒月結束後，發動第二波反齊亞·哈克的政治示威。「恢復民主運動」在拉合爾的集會獲得了一項共識，亦即要求齊亞·哈克政府在九月廿日以前，必須作出年底舉行大選的決定，否則將面臨全國性的「和平民主運動」。這項威脅性的決議，突然使「恢復民主運動」由被動轉為主動。布托小姐並未參加拉合爾的集會，過去她所領導的政治運動之所以未竟全功，主要是缺乏有組織的策劃與動員，給人一種單打獨鬥的印象。這次「恢復民主運動」展開有組織的行動，正是兩大勢力合流的大好機會，因此，布托小姐對於「恢復民主運動」的政治決定，表示全力支持。於是整個反對勢力，從極右的回教政黨到極左的激進派系，都一致要求齊亞·哈克必須要在年底前舉行大選。這種全國各反對黨派的團結行動，對齊亞·哈克政權造成了很大的衝擊^⑭。

齊亞·哈克爲了因應即將來臨的變局，特別派遣居內久總理於七月中旬赴美訪問一週，其目的方面在商討未來的軍經援助方案；一方面向美國總統雷根簡報最近巴國內部的政治情勢。居內久訪美期間曾獲得隆重的接待，並與雷根總統會談。這無形中表示，美國已對十七個月前就任巴國總理的居內久，給予合法的承認；原因是美國政府希望齊亞·哈克政府繼續進行和平而漸進的政治發展，並不希望巴國面臨另一次的政治動盪^⑮。從居內久的訪美，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美國基於西南亞的戰略利益，對於這個反共的前哨國家，將繼續維持其政局的穩定。因此，當巴國反對黨集團決定採取大規模政治運動之際，齊亞·哈克政府得放手採取強硬的措施。

八月十四日爲巴基斯坦獨立紀念日，居內久所領導的巴基斯坦回教聯盟原計劃於當天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爾市舉行紀念大會；而布托小姐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和「恢復民主運動」，當天也循例在拉合爾和克拉蚩等地舉行羣衆大會。居內久總理有鑑於齊亞·哈克總統正在沙烏地阿拉伯朝聖，爲了避免雙方發生直接衝突，突然在獨立紀念日前夕，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性的集會，即使他所領導的巴基斯坦回教聯盟的慶祝大會也臨時宣告取消。可是反對黨派拒絕了居內久的禁令，於是一向溫和的居內久總理立刻採取斷然措施，下令逮捕各反對黨派的領袖及黨工人員，布托小姐也在克拉蚩遭到逮捕，於是憤怒的羣衆立即與軍警發生直接衝突，當天在拉爾合市就造成四人死亡和數十人受傷的不幸事件。在此後一連將近一星期的動亂中，據官方的統計，至少造成二十六人死亡，傷者數倍於此，被捕入獄者多達一千餘人^⑯。這場警民衝突直到八月二十日軍隊開進信德省才暫告結束^⑰，但已

註⑭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August 22, 1986, p. 8.

註⑮ *Financial Times*, July 16, 1986, p. 3.

註⑯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August 20, 1986, p. 1.

註⑰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August 21, 1986, p. 1.

對巴基斯坦帶來無可彌補的損害。

當齊亞·哈克總統於八月廿三日結束沙國朝聖返抵國門時，為期一週的暴亂已受到控制。巴基斯坦人民黨和「恢復民主運動」的領袖相繼被捕後，已出現羣龍無首的狀態，巴基斯坦人民黨內部更醞釀著分裂危機。事情起於在英倫流亡的元老人物賈托依(Ghulam Mustafa Jatoi)和卡爾(Ghulam Mustafa Khar)決定退出巴基斯坦人民黨，以便回國組織一個真正能號召人民的「人民黨」。賈托依於八月廿三日從倫敦回國，準備在八月廿九至三十日召開新黨成立大會^⑧。賈托依對於布托小姐的獨斷與專橫早已厭惡在心；相反的，他對齊亞·哈克和居內久總理合作下的政府感到相當滿意。他認為目前巴基斯坦經濟狀況良好，尤其未來五年將繼續獲得美國所提供的四十二億美元的軍經援助，有助於鞏固國防和發展經濟；阿富汗問題遲遲未能解決，也將使巴國獲得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戰略上的意外利益；齊亞·哈克和居內久政府已經宣佈廢除戒嚴令，逐漸恢復民主常規，並對布托小姐及「恢復民主運動」給予容忍。凡此種種都足以令人鼓舞和慶幸^⑨。從賈托依過去的政治立場來看，我們不難發現，他是巴基斯坦人民黨內部的親齊亞·哈克份子。所以當布托小姐再度被捕之後，由他另組新黨，對布托小姐的政治生涯將會構成致命的打擊。因此，齊亞·哈克自沙烏地回國後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威斯曼(Steven R. Weisman)訪問時暗示，布托小姐和其他反對黨領袖可望於近期內釋放，但是未來的政治活動如超出和平範圍，彼等可能再度被捕^⑩。八月廿九日，賈托依在拉合爾召開新黨成立大會，定名為「國家人民黨」(National People's Party-NPP)。出席新黨成立大會的代表多達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前總統布托時代的省長、省的首席部長和省政府閣員。會議一致推舉賈托依為新黨的主席^⑪。新成立的國家人民黨(NPP)已繼承了前總統布托的遺產。布托小姐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PPP)將從此難以重振旗鼓。所以齊亞·哈克於九月八日將布托小姐和其他一千政黨領袖悉數釋放^⑫。事後，布托小姐雖然對於安然釋放到意外，但是對於新成立的國家人民黨領袖賈托依則橫加抨擊，指責他是齊亞·哈克的傀儡。九月十日布托小姐雖和其他十黨領袖商討推翻齊亞·哈克的策略，但實際上，一切反對黨的活動已消聲匿跡，為期五個月的動亂亦已就此暫告落幕。

不過從這五個月的發展來看，我們發現齊亞·哈克和居內久總理之間的合作關係並不十分良好。齊亞·哈克對於他離國朝聖

註⑧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August 25, 1986, p. 1.

註⑨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August 22, 1986, p. 8.

註⑩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1986, p. 6.

註⑪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August 31, 1986, p. 1.

註⑫ *The Statesman Weekly*, Calcutta and New Delhi, September 13, 1986, p. 3.

期間所發生的政治動亂頗表不滿，在釋放布托小姐等人的政策上也未能步調一致，最令人意外的當屬齊亞·哈克臨時決定取代居內久總理親自出席在辛巴布威首都哈拉里（Harare）召開的第八屆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居內久未能出席不結盟高峯會的表面理由，是他患有眼疾，無法成行；實際上，是由於齊亞·哈克與居內久的政治合作關係可能不會長久，代之而起的可能是國家人民黨（NPP）領袖賈托依。如果這一推斷成為事實，那麼對布托小姐所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以及「恢復民主運動」的其他十個小黨將構成重大的打擊。

四、美國在這場紛爭中的角色

自從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後，巴基斯坦立即成為西方國家圍堵蘇聯向波斯灣地區擴張的橋頭堡，同時也是西方國家援助阿富汗反抗軍的唯一跳板，所以建立一個強大而穩定的巴基斯坦，完全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當時大力提倡人權外交的卡特總統，對巴基斯坦採取彈性政策而力主軍經援助巴基斯坦，以強化其抵禦蘇聯可能入侵的自衛能力，可是齊亞·哈克當年對於卡特總統所提的四億美元軍援計劃，視為區區之數不足以更新巴國的防衛系統，相反的還會引起印度的不安。他認為美國應該將一九五九年的雙邊合作協定，由行政性質的協定提升到防衛條約的層次，否則巴基斯坦基於過去的歷史教訓，對美國所能提供的防衛承諾已缺乏信心，所以齊亞·哈克拒絕了卡特政府所提出的援助計劃。到了雷根政府任內，美國一方面決心擴大全球戰略部署；另一方面則希望增強盟邦對美國政策的信心，決定大量援助直接受蘇聯威脅的國家和地區。於是一九八一年九月，雷根宣佈向巴基斯坦提供卅二億美元，作為未來五年的軍經援助計劃^②，其中半數用以購美F-16戰機，以加強空中防衛力量。這一計劃將於明年結束；而另一項新的援外計劃亦於今年三月廿四日在華府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在未來六年，將繼續提供四十二億的軍經援助。但當這項援外方案預定在今年底以前送交衆院討論之前，齊亞·哈克早就受到參院自由派議員的壓力，其中包括恢復議會選舉、解除戒嚴令、尊重基本人權、准許政黨公開活動。齊亞·哈克為了爭取衆議院自由派議員支持此一援巴議案，不得不採取因應措施。一九八五年底宣佈取消戒嚴令，以及容忍布托小姐回國從事反政府的政治運動，都是出於此一考慮。布托小姐於四月十日返國，決心要以「人民力量」推翻齊亞·哈克政府，其方式仍仿效柯拉蓉在菲律賓推翻馬可仕總統的模式，達到她個人奪取政權的野心。可是巴基斯坦的情形大大地有別於菲律賓，所以兩國政局演變的結果也大相逕庭，這兩個亞洲國家之間的最大差異在於下列數端：

(一) 菲律賓的天主教領袖幾乎全部反對馬可仕總統的獨裁統治；而在巴基斯坦的回教領袖和學術界的領袖，在意識型態上都屬於齊亞·哈克的支持者。

(二) 馬可仕垮臺之前，軍事領袖對他早已萌生異心；而巴基斯坦軍人似乎一直矢志效忠於齊亞·哈克將軍，儘管有些軍人並不太愛戴這位領袖，但是還沒有對他有任何仇恨可言。

(三) 巴基斯坦的軍、政機構可能難免會有貪污和腐化的情形發生，但是齊亞·哈克本人一直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個人的行為還沒有嚴重的缺點，這是菲律賓馬可仕總統根本無法相比的。

(四) 美國和巴基斯坦間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不僅將繼續向巴國提供四十二億美元的軍經援助，以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對這一地區所構成的威脅，可見美國對於齊亞·哈克的領導仍然具有信心。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則是一個老奸巨滑的政客，爭取美援大多落入私囊，國內的共黨叛亂始終無法消除，對美國無形中成為一大包袱。

(五) 布托小姐的政治才能不足以領導巴基斯坦，在美國尚未覓妥替代齊亞·哈克的適當人選之前，美國不會遺棄齊亞·哈克，否則弄巧成拙，最後可能坐收漁利者乃是野心勃勃的蘇聯。因此美國不會犯下陣前換將的大忌^⑤。

巴基斯坦歷經五個月的動亂，目前各反對勢力已遭到挫敗，但是對巴國政府及人民難免造成傷害。美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也必須要重加調整，尤其未來的援助計劃，很可能在美國眾議院受到阻撓。所以這一場政治動亂，不僅使巴基斯坦謹慎而漸進的民主步伐受到阻礙，也使整個巴基斯坦人民蒙受無形的傷害，甚至使美國在西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也幾乎遭到摧毀。

註⑤ *The Statesman Weekly*, Calcutta and New Delhi, March 29 1986, P. 7.

註⑥ Obaid ul-Haq, "Bhutto Should Beware: Zia is No Marco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ongkong, May 23, 1986, P. 6.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

*

*

*